

Bali Shentanxiaoshuo Ji

巴黎神探小说集

雾港

乔治·西姆农◎著 时波◎编

下



本书是世界著名侦探小说大师乔治·西姆农的小说集，

他笔下塑造的人物警长麦格雷同最著名最神奇的
侦破专家波洛、海森和福尔摩斯各显神通，并驾齐驱。

该书是青少年很好的课外文学读物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◎巴黎神探小说集◎

雾 港

(下)

乔治·西姆农 著

时 波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七章 行踪匆匆	111
第八章 以攻为守	129
第九章 谁是凶手	145
第十章 三条汉子	160
第十一章 茫茫沙洲	178
第十二章 陌生的雷蒙	193
第十三章 情侣的纠葛	215



第 七 章

行 踪 匆 匆

当麦格雷走出别墅的时候，吕卡斯就明白大事不妙。警长憋着一肚子的火。他茫然地、呆呆地直视前方。

“你没有找到他吗？”

“我想不必找了。要在沙丘里找一个隐蔽着的人，那比登天还要难啊。”

麦格雷把大衣的钮子一直扣到脖子下，两只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，牙齿使劲地咬着烟斗杆。

“你看见那窗帘上的一道缝没有？”麦格雷指了指镇长工作室的窗户。“你看那垛矮墙，就在正面，如果你趴在墙头，透过那条缝就可看到窗内的情形。”



吕卡斯的身体跟警长一般胖，但矮得多。他喘着粗气爬上矮墙，先看了看大路两边有没有行人。

夜色沉沉，寒风习习。

从海滨吹来的冷风越来越紧，刮得树枝咝咝直吼。

“看到什么了吗？”

“我不够高。还差十五到二十厘米。”

麦格雷一声不吭地走到公路边的一堆石头旁，搬了几块回来。

“试试看。”

“我看到了桌子一只角，但看不见人……”

警长又去搬来了几块石头。

“行了！他们在下国际跳棋。女仆给他们端来了冒着热气的杯子，估计是掺热糖水的烈酒。”

“继续观察！”

麦格雷在大路上来回地踱着。一百米开外就是小酒吧间，再过去便是海港。一辆送面包的小卡车开了过来。警长差一点把他拦住，检查一番里面有没有藏什么人，可是他耸了耸肩膀看着它开了过去。

有些事看上去十分简单，但实际上却不可思议。比如说，一个人在别墅后边突然不翼而飞了，你怎能找得到他呢？到沙丘之间、海滩上、港口里或镇子里去找吗？把所有的路都封锁起来吗？二十名宪兵也不



够用呀！如果这是个机灵鬼，就是有二千名宪兵把住道路，他也是有办法溜走的。

何况麦格雷他们还不知道此人的身份和本领呢。

警长回到了墙脚下，看见吕卡斯吃力地站在上边。

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

“还在下棋。”

“说话吗？”

“他们不开口。苦役犯的两肘撑在桌面，已经喝了三杯烈酒。”

又过了一刻钟，屋子里传来一阵铃声，就是站在公路上也能听见。吕卡斯对警长说。

“电话铃响了。镇长想站起来。可是大路易已取下了听筒。”

“听不清大路易说些什么，但可以断定，大路易很满意。”

“完了吗？”

“他们继续下棋。”

“继续观察！”

麦格雷向小酒吧走去。像往常一样，几个人还在打扑克。一见警长他们就请他喝酒。

“现在不喝。有电话吗，小姐？”

电话设在厨房的墙上。一位老太婆正在厨房里



洗鱼。

“喂！维斯特勒昂邮电局吗？我是警察！请告诉我刚才给镇长打电话的是谁好吗？……”

“是卡昂打来的，先生。”

“号码是多少？”

“是一二二……是火车站咖啡馆……”

“谢谢……”他在酒吧间中央呆呆地站了好一阵，周围的一切都无心一看。

“这里离卡昂有十二公里……”他突然自言自语道。

“十三公里！”港务监督长德尔古尔纠正道。他正好跨进酒店。听到了麦格雷上面这句话。“警长，一切顺利吗？”

麦格雷没有听见他的话。

“骑自行车需要半个小时……”

他想到，几乎在镇子里的水闸管理人员都是骑车到港口来的，这些车一整天都放在酒吧间门口。

“你们出去看一下是否丢了自行车，好吗？”

这时，事情越发复杂了。麦格雷的大脑像一部机器的齿轮一样转动着，每一个牙齿扣紧一个事件……

“娘的，我的车不见了……”

麦格雷听到此话后既不吃惊，也不进一步询问，



而是再次返回厨房，取下电话听筒。

“给我接卡昂警察局……喂……谢谢……喂！……警察局长吗？我是司法警察总局麦格雷警长。有去巴黎的火车吗？……你说什么？……十一点以前没有……不！……您听我说，请作记录……”

“第一，核查一下，格朗梅松夫人……船主的妻子……是的！她是否真的坐汽车去了巴黎。”

“第二，了解一下，是否有个陌生人进了格朗梅松的办公室或寓所……”

“是的，这很容易！但是事情还没有完。您作了记录没有？”

“第三，检查全市的车库……共有几家出租汽车的车库？二十来家？……喂，我说的是出租车辆的车库。从火车站的附近开始检查……好的？搞清楚是否有人租了去巴黎的车子，带不带司机都要查清……或者是否有人买了一辆旧车……喂！等一等，见鬼，很可能此人在卡昂扔下一辆自行车……”

“是的，就这些！……您手头有足够的警察同时进行这三方面工作吗？……好，就这样！……一有情况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在维斯特勒昂镇商船酒吧间……”

在闷热的店堂里喝酒的人们听清楚了刚才的这番



话，麦格雷回到他们之中的时候，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庄重和不安的神色。

“您看我的自行车……”一位水闸管理员首先开腔。

“来一杯掺热糖水烈酒！”麦格雷生硬地对招待说。

前几天，麦格雷总是乐呵呵地跟每一个人干杯，可是今天他一反常态，判若两人。他好像刚刚发现他们，认出他们……

“圣米歇尔号还没有从卡昂返回？”

“据通知，它在今天夜里涨潮时过闸。可是这天气它恐怕出不了闸。”

“有风暴吗？”

“反正会有风暴！风向转北，这是不妙的预兆。您没听见风吼吗？……”

人们侧耳细听，果真有激浪冲击防波堤木桩的声响。酒店的门也被大风冲得咯咯作响。

“要是有人给我打电话，快到大路上去找我……我在离此一百米远的地方……”

“在镇长家门前吗？”

走出酒吧间，麦格雷费了好大劲才点着了他的烟斗。大块大块的云在低空飞驰，低得好像掠过公路两



旁的柳树梢似的。来到离矮墙只有五米远的地，警长仍看不清站在墙头的侦探队长吕卡斯。

“没有新情况？”

“他们不下棋了。是路易突然将棋子一推，十分厌烦地掀起了棋盘。”

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

“镇长半躺在圈椅里。另一个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，一边喝着烈酒，他已经抽了十几根雪茄烟，一副挑衅的神态，仿佛要故意惹恼镇长。”

“喝了几杯烈酒？”

“五六杯……”

麦格雷只看见正面窗子上一条亮光，屋子里的情形一点也看不到。一批泥瓦匠收工后骑车返回镇子。接着走过来一位驾驶马车的农民。他见到黑暗中有人影晃动，便扬鞭催马，一边不时回头张望。

“女仆在干什么？……”

“看不见她。估计她在厨房里，我在这里还要站好久吗？……如果这样，最好是再给我拿几块石头来，这样我就用不着踮起脚尖了……”

麦格雷又搬来了几块石头。大海和澎湃声越来越清晰，海滩上的巨浪大概已有两米多高，它们在沙滩上撞得粉碎，留下了一层层白色泡沫。



港口方向有一扇门打开后立即关上了。那是酒吧间的门。一个黑影闪了一下，正在黑暗中摸索着。麦格雷扑了过去。

“啊，是您……有您的电话……”

电话是卡昂打来的。

“喂！麦格雷警长吗？您怎么猜得那么准？格朗梅松夫人今天上午从维斯特勒昂来，路过卡昂时将女儿留在家里，由女管家看着。中午，她坐车出发了……至于那位陌生人，您也说对了……我们只是问了车站对面的车库就清楚了……一个男人骑车到那里……他想租一辆不带司机的汽车……人们回答他说，该店不经营此类业务……”

“此人很不耐烦……他问是否可以买一辆跑得快的车子，最好是旧车。车库卖了他一辆，他当即付了两万法郎……车是黄颜色的，是鱼雷形敞篷汽车……像所有出售的车子一样，它前面有一个 W 字……”

“知道它朝什么方向开的吗？”

“那人打听了去巴黎的路，显然是走利齐厄和埃弗厄这条路。”

“请您给利齐厄、埃弗厄、南特、圣热尔曼等地的警察局和宪兵队打电话，并通知巴黎严密监视各个城门，特别是马约门……”



“需要把车截住吗？”

“截住车上的人！您知道他的特征吗？”

“车库老板跟我说了……身材相当高大，中年人，穿一套浅色西装，很漂亮……”

“跟刚才一样，一有消息给维斯特勒昂打电话找我……”

“请原谅，快七点了……电话马上就打不到维斯特勒昂了……除非您到镇长家去接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有直通电话，夜间直接挂在卡昂的线路上。”

“派人到邮电局去，要是有人给镇长打电话，一定要窃听好……您有车吗？”

“一辆小车。”

“够了，可以坐车来找我……在商船酒吧间。”

回到店堂之后，麦格雷见到了港务监督长德尔古尔，后者不揣冒昧地打听道：

“是追捕凶手吗？”

“无可奉告！”

港口里的人不能理解，头几天那样和蔼可亲的麦格雷现在为何变得如此疏远，如此易怒。

他没有透露任何情况便离开了酒店。一到外面，



他就迎着大风听着海的咆哮朝黑暗走去。他扣上了大衣的钮扣。穿过了在狂风中颤抖的大桥。

他大步流星地走到前港务监督长家门口，收住了脚步，犹豫片刻之后将一只眼睛贴在大门的锁眼上朝里观察，他看到走廊那一头的玻璃门后的厨房里还亮着灯，一个人在炉子和桌子间踱来踱去。

他叩了几下门。茹丽闻声站住，把手里端着的菜放在桌子上，开了屋子的门，来到栅栏的大门口。

“是谁？”她的话音中充满了不安。

“警长麦格雷！”

她打开大门，退到一边让警长进去。她很慌张，眼睛仍然是通红的。她不停地向四周投去恐惧的目光。

“请进……您的到来我很高兴。您知道我害怕极了，我怕一个人呆在家里。我想不在这里住下去了。”

麦格雷来到厨房，里面仍然像过去那样清洁整齐。

在覆盖着白油布的桌子上，只有一只碗，还有几片面包和黄酒。炉子上炖着什么东西，锅里冒出一阵阵香甜的气味。

“煮的是巧克力吗？”麦格雷惊诧地问道。

“我一个人不想做菜，因此煮些巧克力……”

“甭管我，继续干您的……您吃吧……”

她犹豫了一阵，然后顺从地盛了一碗巧克力，把



涂着黄油的大块面包放在碗里，用小勺舀着吃，两只眼睛呆呆地看着前面。

“您哥哥没有来看您吗？”

“没有！我真不懂……刚才我到港口去了，希望能碰上他。水手们无事可做的时候总是在港内转悠的……”

“您知道您的哥哥跟镇长是朋友吗？”

她吃惊地看着警长。

“你想说什么呀？”

“他俩正在玩国际跳棋呢！”

她以为麦格雷是说着玩的，当麦格雷向她保证这是真的时候，她惊呆了。

“我不明白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镇长跟大家不会那么亲热的……我知道他不喜欢路易。他曾好几次刁难过哥哥。他甚至打算拒绝给哥哥颁发居留证……”

“他跟港务监督长约里斯的关系怎样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格朗梅松先生跟监督长是朋友吗？”

“关系很平常。见面时握握手，开个玩笑，扯扯天气什么的，仅此而已。有时候——我已说过——他



带我的先生去打猎……但这也是为了避免孤独罢了……”

“您还没有收到公证人的信吗？”

“没有！他告诉我说，我是遗赠财产承受人……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会继承房产吗？”

“会继承三十万法郎！”

她继续平静地吃着东西，摇摇头喃喃道：

“不可能的……这不合理，因为我已跟您说过，港务监督长从来不曾有过三十万法郎！”

“他常坐在哪里？……他在厨房里吃晚饭吗？”

“就在您现在呆的地方，坐在柳条椅子上。”

“你们一起吃饭吗？”

“是的，除了我洗手做饭或端菜的时候……他吃晚饭时喜欢读报……有的时候还大声念某篇文章。”

麦格雷无意感伤地怀念过去。不过，这不安的气氛深深地触动了她。挂钟的滴答声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缓慢，铜钟摆的反光折射在对面的墙上……还有这巧克力的香甜的气味……椅子上的柳条在麦格雷的任何一点动作下发出熟悉的咯吱声，都增添了不安的气息。约里斯在柳条椅里大概也会发出烦人的嘎嘎声的……

茹丽害怕独自一人呆在这所屋子里。然而她又迟迟没有离开这里。麦格雷明白，这个熟悉的环境肯定



还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。

姑娘站起来走到门边，警长紧紧盯着她。原来茹丽是给小白猫开门去的，它径直走到炉脚边盛着牛奶的盘子前。

“可怜的咪叻！”她喃喃道，“它的主人在世时喜欢它咧……晚饭以后，咪叻爬上他的膝头，一动也不动，直到主人去睡觉……”

这屋子里多么宁静啊！宁静得有点可怕，气氛是沉闷的。

“茹丽，您真的没有话跟我说吗？”

她抬起头，向他投去疑问的目光。

“我想我快要弄明真相了……您的一句话可以帮我的大忙……因而我才问您，是否有话对我讲。”

“我向你发誓……”

“关于港务监督长约里斯吗？”

“没什么可说的！”

“关于您哥哥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……我向您担保……”

“关于某个来过这里而您不认识的人吧！”

“我真不明白。”

她继续吃着甜得过头的巧克力羹。麦格雷只要看见这东西就会恶心。



“好吧！告辞了。”

她突然懊恼起来：她又要回到孤独的气氛中去了。
她的喉咙里哽着一个问题：

“请告诉我，关于安葬一事……我想不会再等许久了吧？一个死去的人……这……”

“他已经冻起来了。”麦格雷感到异常的窘迫。
她浑身剧烈地颤抖着。

※ ※

“你在哪里，吕卡斯？”

伸手不见五指，一切都淹没在墨黑之中。风暴的怒号掩盖了其它一切声音。港口里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，等待着来自英国格拉斯哥港的一条大船，它在防波堤之间紧鸣汽笛，就是无法入港。

“我在这儿呢！”

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

“吃东西。我真想也去吃点什么。他们桌子上有虾、缀锦蛤、煎蛋卷和像是冻小牛肉似的东西。”

“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吃吗？”

“是的。大路易的两个胳膊肘还是撑在桌子上。”

“他们说话吗？”